

HUXI 曹 白著



呼吸

呼吸

曹仁



人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呼 吸

曹 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字数 159,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0078·3424 定价：0.64元

序

胡 风

《呼吸》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原有我底《小引》和作者自己底《题记》的；但那是在被敌人包围着的、享受不到祖国底言论自由的“孤岛”上海所说的话，现在事过境迁，不便再印给读者，所以一并删去了。

其实，有作者底作品在，序文之类是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试通读这一集，作者由难民收容所到游击队这条路上所接触的生命现象，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底眼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小民们在怎样地身受着历史底黑暗和敌人底残暴。在怎样地觉醒和奋起，我们也看到了作者以及和他同样的战斗者们底真诚的悲喜和献身的意志。

回想起来，我在编印《七月》的将近四年的艰苦处境当中，颇得到了一些可感的支持了我的力量，而曹白底工作和友谊就是其一。每次接到他底来稿或来信，我总会多多少少感到了激动，因为他让我接触了活的斗争，活的人民；他把他们引进了文学里面，这对于我是不小的鼓励，因为我相信，中国应该而且也正在从这里开拓复活的路，新文学也只有在这条路

上才能够使自己不老长生的。

曹白底被读者(以及我自己)所爱读,所关怀,也许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底知识青年的在斗争中受磨折的心情使读者起了血缘的共感,但主要地还是因为他们在他这里能够呼吸到了这时代底呼吸罢。

然而,依照老脾气,有些高明的作家表示不满了,噉噉噉了,曹白底文章发表得太多呀,他并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呀……等等。对于这,我在那篇《小引》里面写过了一点回答:

……诚然,象有人所责难的,他没有写出伟大的典型,他自己也说“这里面也没有华美的思想”,但在他底笔下出现的那些人物,受难的人物,战斗的人物,或者在受难里面战斗,在战斗里面受难的人物,却都那么生动,那么亲切,一一被作者本人的情绪活了起来,好象呼吸在我们底眼前一样。伟大的典型当然是好的,但在没有得到之前,未必就应该剪掉一切的生命底枝叶。诚然,也象有人所责难的,他底心境有时颇为阴凉,他自己也说“感情的丝缕不免常常牵连着已逝的寂寞”,有时候使我们感到和他底年龄以及他底战斗生活显得奇怪地不称,但如果虚伪的叫喊不一定必然得到战斗的感应,那么,真诚的叹息也未始不能引起对于残酷现实的憎恨和对于光明来日的追求,更何况热到发冷正和假到出汗一样,也并非不会有的事情。

但其实，现在看来，这回答也已没有必要，因为上海已经完全沦陷，他和我们之间的可以偷渡信件的交通站没有了，一直到战争底完全胜利为止，看来他再也不会浪费这文坛底一行纸墨的机会了罢。

象他在《后记》里也提到了的，去年敌伪对他所在的游击区进行过残酷的扫荡，他冲过几道铁丝网，泅过几条河，再拖过十多天的黄包车以后，才得逃出了性命。但到得上海不久，他对着汪精卫所公布出来的，原来大半是他底熟识的战友的那些牺牲者和变节者底名字，悲愤地摇了摇头以后，放弃了把那几个月的血的斗争变成文学形象的我们底愿望（也是他自己的愿望），拒绝了用职业收入供给他暂时休养的他底爱人马梯君底好意，又回到“为挣脱枷锁而流的殷殷的血迹”未乾的土地上去了。因为，斗争在召喊他。因为，在他是，“天正长，路正长，工作永远无休止”的。

而接着就爆发了所谓太平洋战争，不但得不到了他底信息，连一向为他转信转稿的，沦陷在上海的那善良的马梯君，现在也都不知道吉凶或去向了。

但现在我还要把他底《呼吸》送给读者，因为这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个人底怀念，他所写的斗争和悲喜原是和读者们底脉搏息息相应的缘故。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记于桂林之听涛斋



作者近影

這男生命在時呢

戰事既終而始一天初曉坐在屋下吹笛聽鳥
聲院上青槐隨風搖曳如簾幕翻時常法但園中不許
走使到想別日是在漢北對安東而做此事作的時候了但
真是使我自己覺上大氣今全掩掉一粒汗我是不會
為我所防備做的夢大張之說在彼方
然而山也難我這春所走入今用命進法時痛在
多矣是及結果一付麻骨傷心沒有後來思過則一
淚如雨那彷彿隱憂的後救贖無門呀於是我也有了
一二路這為人立學也何如性我慨嘆之下被脫去此書止

噢，我今年五十一了，周旋，
任是那里人呢？

作者手迹

目 次

序.....	胡 风
--------	-----

上集 呼吸之什

一九三七年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	3
在死神的黑影下面	9
在明天.....	15
“活魂灵”的夺取.....	20
上海通信(一).....	28
上海通信(二).....	30
上海通信(三).....	33
烽烟杂记.....	36
上海通信(四).....	41

一九三八年

杨可中.....	44
初春偶笔.....	54
迎鹿地夫妇的出现.....	57

附录：覆曹白(池田幸子)	59
从黑暗的海里来	63
我在“五·九”	67
喘息	72
离沪×日记	76
写在《七月》一周年	87
处州杂记	93

下集 转战之什

一九三八年

潜行草	101
半个十月	112
——富曼河记	
访江南义勇军第三路	141
写在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	151

一九三九年

纪念王嘉音君	156
二十一天	166
——毗谿河记	
富曼河通信	185
袁离村通信	189
邵庄通信	195
离庄即景	201

一九四〇年

我的路	212
-----------	-----

到张家浜去	220
一九四一年	
冬夜	230
林俊印象记	233
后 记	237
新 跋	241

上 集

呼 吸 之 什

一九三七年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

战争既然开始，一天到晚坐在屋子里听炮声，爬到屋顶上看飞机，虽说也算得“战时生活”，但总不是办法。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应该扎扎实实的做些事情的时候了。但又并不是说我自己要上火线去拿枪杆。枪杆，我是不会拿的。我所能做的事，大抵只能在后方。

然而这也难。我东奔西走，入会，开会，提议，讨论了好多天，毫无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忽然听到一句“谣言”了，那仿佛隐然的说：“救国无门呀！”于是我这才觉悟，在后方，并不是没有事情，恐怕是在事情的周围造了高墙了。

但这种觉悟了的味道是苦的。

有一天的黄昏，偶然遇见了浓眉毛的 H，他瞪着眼，对我描述了平时只会手拿佛珠，口念弥陀的和尚们，这回却戴着笠帽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的勇敢的故事之后，他说起有一个慈善机关正在救济难民，开办难民收容所，可惜没有人去帮他们的忙。我倾听之下，很欣喜，就马上决定了：

“我去！”

一去就是办登记。——我拿了铅笔和登记的表格，走进难民丛中去，第一个我登记的是一个老头儿：

“老伯伯，你叫什么呀？”

“我的家住在杨树浦，先生。”

“不是，我问你，你名字叫什么呀？”

“噢噢，问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叫阿二。”

“姓数呢？”

“姓王，——三划王。”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吗？我是三十六岁到上海的，先在偷鸡桥拢一个小摊，后来摆小摊是，也难，咳咳，也难过。到四十岁上，我的儿子也到上海来了，诺，就是这个，他叫福郎……”

“你的儿子的名头，我也要写的。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

“噢噢，我今年五十一岁了：属猪。”

“你是那里人呢？”

“南京。”

“南京吗？听你的口音，有点象泰兴的呢。”

“不，我不是泰兴——我不是江北人！先生，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那一个去！江北人是黑良心的呀——我的的确确是南京人！不是江北的！”

“不是的，老伯伯，这不打紧的，你那里人就说那里人，不要做假。”

“唉唉，先生真是，我还要做什么假呢，反正到了如此的地步了！”

“那末，你是做的什么生意呢？”

“到上海，先摆一个小摊，在偷鸡桥。后来福郎来，他的娘舅是好心肠，他把福郎荐进芋荷去，织哗叽……”

“你儿子在怡和厂的吗？”

“是，是在芋荷。是大英的。我就去烧饭，福郎的娘在上次‘一二·八’被东洋人一个炸弹，她——”

“那末，我问你，老伯伯你家——”

“我家就在杨树浦××里十二号，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那一个去。这回我和福郎，要不是逃得快，先生，真是，也要和福郎的娘一样了……”

“老伯伯，不要着急，我们打了胜仗了。”

“谁着急呢？打了胜仗了吗？打到杨树浦了吗？”

“打到杨树浦了。汇山码头也夺回来了。”

“好好！”

然而不好。因为我们的收容所是设在电影院里的。电影院的建造，本来只为了享乐的人们，并非为的受难的百姓。那首先第一的缺点，就是窗牖的稀少。能容二千左右观客的这么一个巨大的电影院，还只收了四百多个难民呢，就觉得窒息不堪了。天又热，而难民们在逃亡之际，总想多带一点自己的财产，所以有许多箱笼包裹，并且有些人还驮着棉衣或夹袄，情愿脸上挂着一条一条的汗流。可是，这样一来，汗臭霉臭，便充满了一屋子。

再加呢——说起来，真要使语堂先生大笑不止的，就是这些难民大抵是粗人，没有出过洋。用不来抽水马桶；有的竟至于一面抽水，一面撒污，水污交迸，溅满了一屁股。所以两间厕所，不到半点钟，就一塌糊涂，变成马厩那样了。于是在汗臭霉臭之中，夹以骚气，充满了一屋子。

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我就在难民中选出几个人，组织清洁队，教授“抽水马桶使用法”，把厕所洗刷了一番。然而虽然这样，到底还使有些调查的委员，“慰劳”的摩登女郎们，掩鼻而过，或者戴起卫生口罩来。

难民的每天的粮食，是我们上司发下的。发下的是饭。一日两顿，每人每顿吃一斤——十六两。据我的经验，他们要比囚犯吃的少三两。但能够弄到饭吃毕竟要算上上了，有的地方，只喝两顿稀饭呢。——也要过日子！

但那电影院的业主们确使我讨厌。单以电灯而论，他就只给难民开了五十支光的两盏，可是他却偏偏横说自己是“牺牲”了，竖说自己是“牺牲”了。有一位竟至于每见我时，总爱侧着头，斜耸着肩胛，直着眼，象一匹傲慢的公鸡。对于难民，他是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以显出他是高踞“猪猡”之上的大人物。

大概真是“猪猡”之故吧，有一个难民收容所被解散了，浓眉的H还几乎被带到“局”里去。但H是平安的，而那些被驱的难民，大部分又向南火车站逃去了。然而，呜呼！当夜就来了一群日本的飞机，将他们跟别的一起，炸得无影无踪了。我想，其中谁是幸免于“难”的？——谁知道呢！

此之谓“难民”。